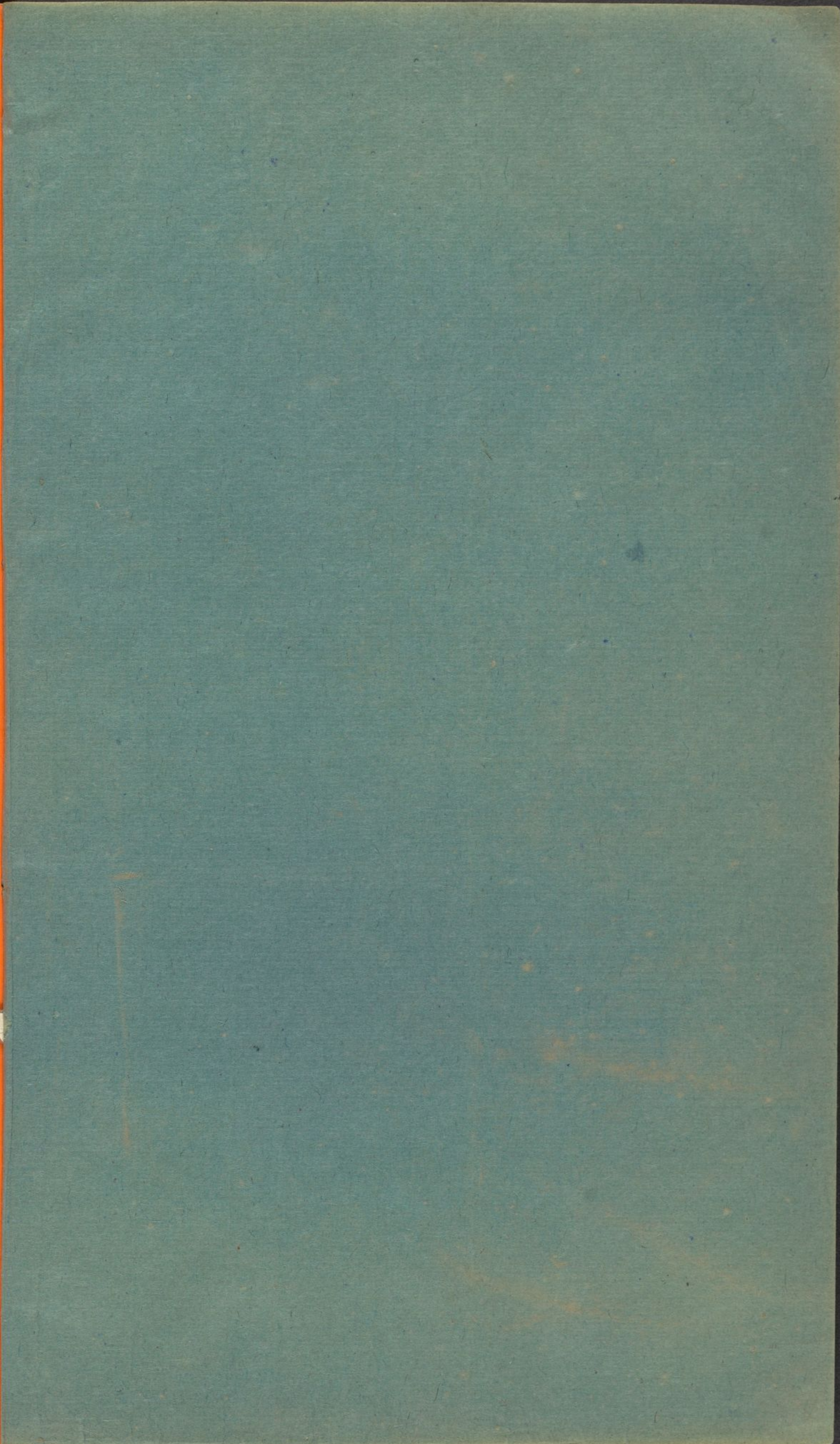


T 5349/487.1 (3)

3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後山先生集卷十二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記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於蘇而宦學  
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  
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  
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  
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後山集卷十二  
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  
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矣之甚愛而不忘  
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  
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  
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於  
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  
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  
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  
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  
之所為思也公為刺史知民之嗇於水築塘浚井

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  
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  
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  
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  
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史故  
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忘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  
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  
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  
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  
又有義焉仁始於身內有以使同其樂於天外有  
以使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  
服以效其用賓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  
世守焉錢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  
為壇而藝以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  
右木斷而不斷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  
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弟仕  
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

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  
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  
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關氏為吳大家世有彥士  
其宦於朝者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  
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  
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剝  
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盛衰於是見之作  
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彥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  
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之而屬余為之  
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及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耨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臯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頴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

人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靡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持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

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  
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  
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  
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桀  
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  
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  
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  
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  
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  
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  
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  
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  
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  
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  
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  
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  
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



後山集卷三  
五  
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  
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  
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  
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  
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  
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  
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  
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  
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  
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

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  
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  
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  
多劫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  
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曆嘉祐之間曹濮兩  
州稱為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為  
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情用重法  
而盜由是興古之為盜有三隋民無生業惡子多

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  
救郡國亡命依阻探丸以緩朝夕今之為盜有二  
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  
耒耜更邑市偷墮侈靡不能自達而其技足使也  
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  
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  
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  
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  
之盜以身為市而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  
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十

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地盜謀輒覺而  
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敵也盜可  
盡乎然則前三者可不可也劉叔貢父為曾州盜  
賊哀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  
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  
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  
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  
蓋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  
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  
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况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

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徙之  
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  
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  
學官過之見其興作而乞余為之記會徙穎不果  
作明年獄成使來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  
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  
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知縣事云元祐  
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

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  
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  
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  
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  
縣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  
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  
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疎闊  
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  
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  
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

恃而不冤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  
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略而不書耶  
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  
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  
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  
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城國亾而為邑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  
南有坵焉禹貢所謂陶坵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  
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

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  
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坵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  
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坵相屬六國魏王之墓  
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  
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  
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  
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  
坵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  
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  
州之所治猶曹國之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

後山集卷三  
九  
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  
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  
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虛  
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棄本業  
酒食歌舞馳狗而飾冠履強悍喜攻劫佩刀引強  
指人之藏以為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  
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  
市無虛日號曹濮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  
文書出購募調兵選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  
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

為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  
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  
金鼓不作獄市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  
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士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  
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閣謝  
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  
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識具  
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  
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  
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

後山集卷三  
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  
大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  
日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矚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  
其所聞以為日記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  
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蓋亦其一焉臺  
池苑囿燕射畋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  
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  
媿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  
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  
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

甯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  
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辯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  
日之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  
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  
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  
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  
記

汲水新渠記

汲水新渠記  
汲水於蕭其闕如瓌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  
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

至浚其下為渦別為汲汲至蒙別為獲餘波迤於  
進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  
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  
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  
又有葭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  
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  
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  
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緒障而東之

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  
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  
之漢志葭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  
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為二而滎有一  
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  
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兩引經紛  
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舊不可考也  
自漢末河入於汲灌注究豫永平中導汲自滎陽  
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  
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

漢之舊導河入汭大業初合河案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

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

一本云建隆初王師伐蜀

曹卒有在行者樵



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焉念無所  
置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  
開元寺法華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御數歲破半  
臂出以報焉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  
供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衆  
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意  
他日赴供西里渡洌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行  
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益焉其主見而訟之  
乃留寶請於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爲  
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

盞澄聚爲華余謂寶曰非聖何以致此其體壞色  
變殆爲物所觸耳如來鐵鉢祖師所傳曹溪所藏  
者南漢之霸迎入宮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何  
疑焉寶曰我以水一作玉匣而藏之使目可視而手  
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爲記其  
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助也語有之欲  
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  
其可以文施耶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施佛爲  
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  
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近施之

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界惟心  
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蓋等心而施則生  
與佛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分  
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不爲心  
也耶夫輪王大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  
以文施其不可乎雖然佛之報身以萬德窮其所  
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行蓋未  
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文施其有闕乎客  
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寶之覆且不保  
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有因緣

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止之前日  
也以悲爲心明揚勸厲與衆興福則先佛之願若  
欲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不契聖  
鬼將奪之不待緣也寶以爲然又曰我初出家抽  
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喜性宗  
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後將參學於東  
南而老終焉余歎曰趙川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  
歲矣嗣古導今將在子與夫人命呼吸間三歲不  
亦遠乎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時競時不待子  
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  
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  
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  
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  
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遇寧  
訕無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  
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  
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爭諸常與  
子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

之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  
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  
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曾不  
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  
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諂非其  
所是則為訕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  
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  
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  
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  
子之藥也劉子名某

一本云劉子名義仲

南康人其大父凝之

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  
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  
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  
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為意  
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  
苦思既嗣其世向善讎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沈  
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  
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資棗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以  
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

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  
於事退則見於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聖  
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乎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  
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  
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  
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  
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  
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

後山集卷十二  
也慶曆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  
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者趙真  
病死夢御鶴適野視下如江湖傑木行列蛇厲守  
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  
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真與其徒  
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  
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可已乎夫老釋氏之教  
並行於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  
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  
於俗也至其隆替繫於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

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莊曾子休謂諸子闕  
老墨惠與已之道同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為家  
蓋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而  
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  
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  
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  
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  
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回  
起昭昭不誣而非余所能知也蓋自聃休而後士  
不明於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

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籙於龍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盍輟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其有不興者乎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脩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則盛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焉吾州之南山太平興國寺山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有勝果禪院始時寺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罄之施

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毀不飾室毀不補革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合衆施既新其殿又載於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於釋氏願自效使不請且強與之况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惟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

後山集卷三十一  
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  
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  
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  
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  
制誥孫何以布衣來於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  
節來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嚴講  
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  
路振來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  
遠名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知其意去游吳  
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

所興壞蓋知矣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東里陳師道  
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四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璽  
文曰帝籙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  
休復為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  
明習世務奉使有績列於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  
墨歸藏於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  
至矣休復後為刑部郎中脩起居注以卒其孫端  
禮以示臣師道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

子孫明示來今臣蓋不得辭臣愚敬惟皇帝之於  
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  
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  
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敢贊也臣生於皇祐四  
年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天至於成人而不  
得望前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  
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於不忘臣亦與有  
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家將復受賜  
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  
臣師道昧死謹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刺守金州平  
政歲豐士民康樂廼作亭於北城之上以望牛山  
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  
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  
上游廬舍弊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  
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  
懸流馮折觸石破舟回洑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  
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林  
叢竹悍蛇驚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



後山集卷三  
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  
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疎河潤  
地氣發泄人多病脚廢坵故宫頽城敗塚達於四  
境狐鳴鳥噉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淒然發歎  
揮然出淚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  
徐氣血和平蘧然而笑相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  
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  
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友舊從戍於異域故雖  
君子無猷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  
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

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  
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面壁庵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高少林道場蓋  
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  
其處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篁蔭鬱千步而近度密  
越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峰崿嶒連層後則五  
乳峯兀擁掩如舉手內向中峰之下乃其故處有  
泉冷然始至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  
世號以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兔蹊雉域蛇

後集卷三  
颺所舍樵數避焉元祐幾年留守簡翼張公求而  
得之始往過焉使作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甃  
宛然後十有餘年知登封縣樓异復往過之謂長  
老清江襄棘開道始有人聲馬迹再至則治矣盍  
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谷之竹伐薪以陶  
率少而役可立其所乏者財爾异請任之於時  
衆治秦陵休於次异敬以請自監司與百局之執  
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挽而同  
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效其力工獻其技為堂為  
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蓋十朝而具既

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  
露雨於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為大練東西  
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乎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  
三三家之後相與詆訾蓋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  
異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  
相自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  
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  
與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莊休而荀孟莊  
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  
自能任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為曹

後山集卷十二  
溪至於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  
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蓋始於此歷歲千百逮  
今而興豈有待於昇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  
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集卷十二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按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  
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  
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  
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  
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

後山集卷十三  
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  
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  
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  
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  
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  
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  
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  
上天下為一由周而下學者所論者五焉有其位  
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  
有統而為閏者秦罽是也無其統而為僞者魏梁

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  
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一作令也天與賢則  
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  
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  
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  
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  
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  
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  
公攝位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  
也王與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

後山集卷十三  
之文王西夸之人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而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爲一而學者不以接統

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爲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于天下又皆功於民而魏則中國也於

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  
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  
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  
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  
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  
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  
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  
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  
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索古之制  
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

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  
魏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  
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  
以勝之武文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  
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  
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  
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  
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  
乎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  
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

其著惡其變也又况言咈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于春秋見之也楚北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于正統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儒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

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名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

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爲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免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于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爲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

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隋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旣不足於取而天下旣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



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爲而  
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  
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  
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  
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  
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古  
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  
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  
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  
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爲廉忘其財之盜

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 商君論

士之爲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爲惡也亦然  
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  
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  
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  
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  
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  
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

後山集卷十三  
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  
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  
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  
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  
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  
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  
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  
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  
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  
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

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狗已怙終  
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  
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况具之耶是故秦  
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  
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已從人苟合者也是  
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  
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  
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  
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  
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  
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  
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  
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  
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  
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  
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  
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可謂善用矣用鞅之道而  
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輿在鄒子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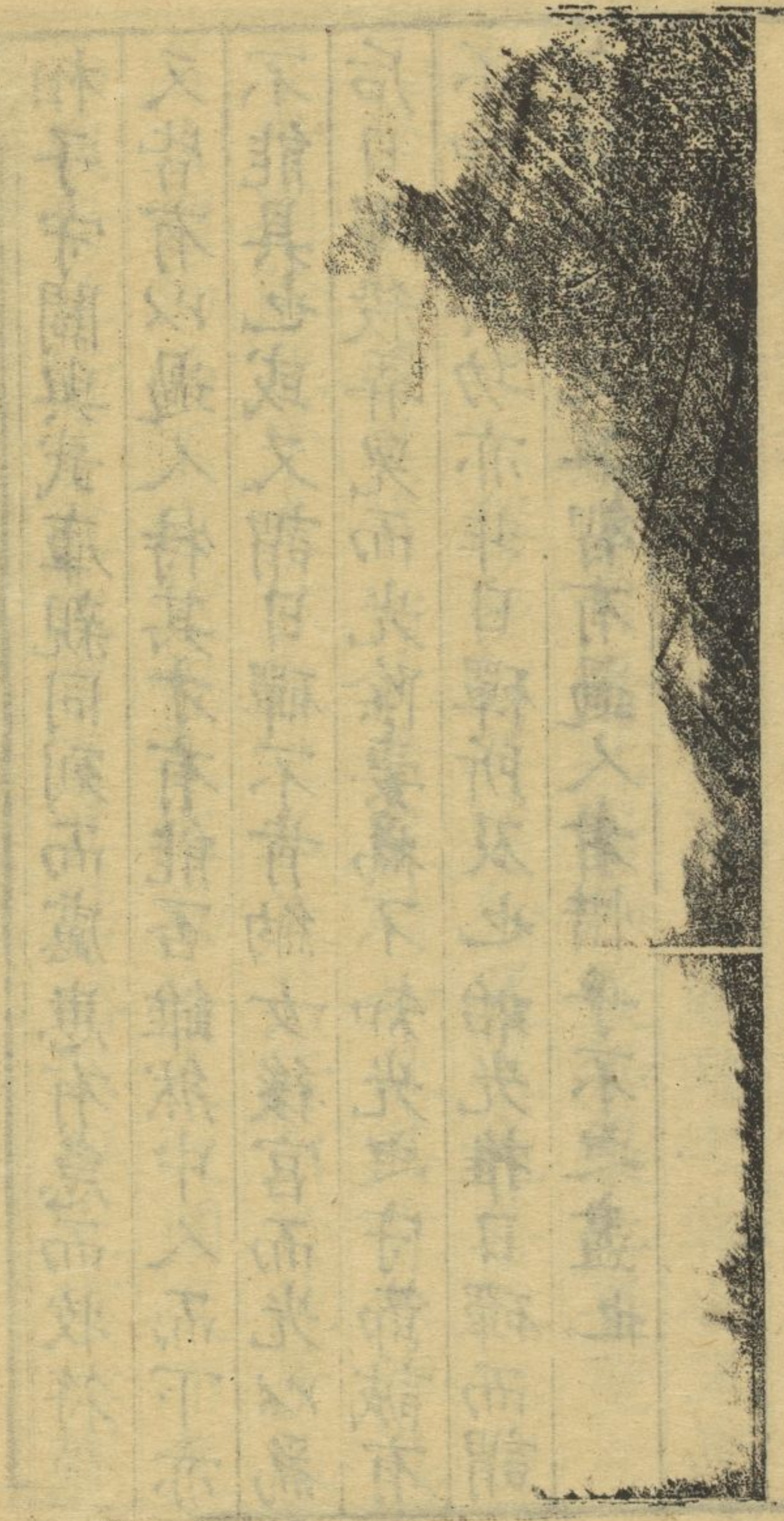
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  
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  
乎不知人也

###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  
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  
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  
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  
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  
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

後山集卷十三  
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  
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聞於大理而或  
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  
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  
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  
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  
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  
妻乎則除惡于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  
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  
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不與上官以宰

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  
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下亦  
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  
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  
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  
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按

策 策問

擬御試武舉策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之

誓師者或曰拏戮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誣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以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算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不自賢聖詢於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嘗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偏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便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盡俎豆之事則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

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  
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  
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  
孫吳之書盜術也不足陳於王者之前當以臣之  
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罪非聖人  
之道有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  
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  
昔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  
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  
夏自亡也夫不攻敵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

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於蓍龜詢於臣民以  
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罪以成其詞詔於鬼神  
諭於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教之以  
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鐘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  
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  
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  
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  
津而知之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  
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輕重文王屈  
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

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

晉文公則不然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曰其克有勲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奴周之皂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大刑殺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孥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



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罪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於殺則極矣傳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臯陶之善問也罪人不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于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然誓師而至於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同有三典施於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

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於不悖示之以刑期於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為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道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所以為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為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諸侯使典之

後山集卷十四  
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  
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  
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  
所謂雖多奚為者矣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  
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  
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  
也攻其國愛其民政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  
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何  
所難乎至其說曰繫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  
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

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  
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  
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  
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  
完廩眾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也故曰  
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  
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  
術而得用也不然寇將侵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  
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  
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繼也

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夸來王夫行法於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羗之叛卒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以守臣愚以充國之計是也後漢東羗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惟臣謂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也臣謂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

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罪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叛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于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

開門穴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羗屬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推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善惡罪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毆之度塞限以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夸狄自治而

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較得失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為道宣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毆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麇

後山集卷十四  
卯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亡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

欲有事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千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金城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罪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

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  
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  
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  
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  
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  
以偃武而脩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  
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  
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  
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  
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

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  
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擬學士院試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  
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  
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  
而上功二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  
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  
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

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刺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采擇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於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也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

宜貴賤異制而其行之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昔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法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逮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于朝覲而考于巡狩小則訝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時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固故曰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魯異變而魯衛同歸故曰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之謂亂夫親親尊貴  
進賢保庸治典之八柄而太宰之職也廢一不可  
而齊魯各有行焉非所聞也學者以論齊魯之於  
八柄各有隆焉非異道也是不然王者革命易姓  
變古振弊作為一代之法則隆殺焉有所以新天  
下也故虞氏貴德夏氏貴爵商人貴富周人貴親  
非諸侯之事也夫齊之強自桓公始舉賢上功管  
氏之政也逮晉之興而齊衰矣其時晉如小侯特  
屈強於魯衛之間耳而魯固暴於邾莒矣此無他  
地有大小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

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  
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由是論之齊未嘗  
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伐齊三桓  
弱魯以為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  
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為異說以自智  
或者有所傳矣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為二  
聖之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  
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法於  
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  
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



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  
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  
者治之具也為化以德為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  
行之譬之田焉化猶天道也政猶人力也人力至  
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  
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  
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  
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不  
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  
也是故政以佑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治之始

也道德既明風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  
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  
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  
則之隆之以恩論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  
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  
及身正身以及人先王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  
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  
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  
苟察而不苟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昔在唐  
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

後山集卷十四  
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  
難為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  
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  
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  
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  
避未遑聞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所志亦苟矣是  
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  
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  
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是古之心而

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  
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  
不恪矣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  
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  
不慎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  
矣故其治以察為明以刑為義以律為法以賞罰  
為政而文俗之吏都卿之位言足飾人之罪文足  
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趙廣漢韓  
延壽以怨竊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文帝  
之時匈奴大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

後山集卷十四  
古  
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其篤  
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偽蒙褒賞而俗吏習為  
虛名欺謾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  
罪為不苛黃龍有詔張敞之議尚有考也吏豈稱  
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  
之智而其治效如此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  
帝為寬宣帝為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尚也  
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  
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  
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于民間知民之苦漢

史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為治以安民為本棄嚴延  
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  
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學試策問四首

問孔子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  
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  
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  
聞焉至今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

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于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問水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以謂能為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其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之效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道無奪其時今田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

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問夷虜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子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蠻夷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與二三

子以謂如何

京東轉運司試進士策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閣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說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策問十五首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顧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穎人不善也議者又謂穎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願聞穎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楊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

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楊雲下老莊荀而尊孟子退之謂荀楊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與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今復合天地於大壇而

禮官以爲非欲修方岳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井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爲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

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于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為何如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膺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

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休之語道術又皆出于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亦各有在與折衷於經君子何取願聞其詳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

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  
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  
著明之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說難而卒死之何其用  
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  
斯何如願聞其說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詞反覆變  
詐好戰縱橫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  
貢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  
之論語以言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



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辯之

商放桀武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  
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  
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  
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  
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  
亘萬世而不怨者也夫以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  
舍己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是則伯夷行恠矣  
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恥食粟而餓死豈真違世  
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昔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僞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言之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以爲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

而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吏所舉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昔周公之爲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傳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不卒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爲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爲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善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考

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斂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願聞其說而施之于今何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後山集卷十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表 啓 祭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

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家有刑書知而不犯地為沃野富以無求囹圄屢空枹鼓幾困又安周召之化寢成齊魯之風延見吏民間所疾苦諭以寬大之意使無鞭朴之憂觀其歡欣見於眉宇無以為報莫知所言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

寡合以記誦之學起猷畝之中以刀筆之能供州  
縣之役居無邑里之譽孰為先後之容况茲罪戾  
之餘宜在棄捐之數因緣過聽蒙被誤恩備真理  
官久出衆人之後奉使詔獄再為萬里之行明大  
義以決疑無儒者之效奉三尺以從事有俗吏之  
譏自知甚明人望何在豈期幸會復與選中用過  
其能思非所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神明之德當制作之期樂與諸臣慎  
守成法明揚不次之位期致非常之人顧臣之愚  
何以為報謹當竭犬馬之力收桑榆之功明慎庶

刑慰安遠俗以身許國不知蜀道之難視日近人  
信有長安之遠

代賀興龍節表

四序運而歲成爲地之統萬物備而聖作得天之  
時敢忘事上之恭竊有增高之意恭惟

皇帝陛下當天受命繼聖承家性成堯舜之仁躬  
行曾閔之孝鑒觀前載考古義以御今退託未明  
順下風而問道方大冬之協律仍千載之膺期日  
月清明光氣充塞庶邦有衆願效忠臣之心萬年  
無疆請祝聖人之壽臣莅官有守稱慶不遑永懷

盛禮之行更覺長安之遠

代謝賜曆日表

敬授民時永惟王事之本欽崇天道以協陰陽之  
和凡爾有邦共承大賜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神明之德成天地之能盡萬物  
同其仁與四時合其信迎日推莢極天地之至精  
敘事授方修治朝之故事臣敢不以時宣政因歲  
考功庶寬水旱之憂少逭簡書之責

代謝夔路提點刑獄表

三巴之險雖天下之畏途一道之權乃士倫之高

選衆之所慕私以為憂中謝竊以遠之則怨人之  
常情寵至而憂士之深慮粗識事君之義豈敢辭  
難熟聞長者之言不能無懼然臣忠有餘而智短  
心益壯而力殫顧貪寵榮何以稱報重念臣術學  
無以應敵容貌不足動人早以一經誤當公選晚  
緣再黜幾失明時雖已往之莫追冀方來之可補  
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用地之道因天而行刑賞交修功  
過並用稍寬罪戾復在憫憐取其一日之長付以  
百城之寄謹當益堅故意以濟暮年志輕萬里之

行身驅九折之險宣昭聖人之化期於無刑輸竭  
老馬之能託於不朽

代謝賜恤刑表

皇心隱惻念及庶方天詔丁寧形於一札伏讀感  
歎至于再三中謝夫以克謹常刑聞之在昔著為  
故事方自本朝每於炎燠之時屢下寬大之詔輝  
光四燭罔圉一空人自不冤刑由是措伏惟  
皇帝陛下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當非常之  
事而有非常之功燕處清閒不忘三木之被體功  
施動植尚懼一夫之向隅誠意所加孰不感動德

澤之下無復過差雖奉累聖之成規實自一時之  
至意臣職親訟獄恭奉德音實與吏民同深慶忭

代賀冊皇后表

爰歷靈辰肇脩內職禮成一代風動四方中賀臣  
聞朝廷之治本乎家婚姻之道正乎始爰求茂族  
用配哲人龜筮協從人神同福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廟社謀及子孫既成天德之  
剛復修陰禮之助本支百世寢被周南之風壽考  
萬年膺受天下之養臣職當守土世受懋恩欣聞  
大禮之行莫預外庭之賀

代謝曆日表

君以民為心既同其樂人以食為命必謹其時爰  
舉舊章以興嗣歲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好學制作順民生資堯舜之仁躬  
行曾閔之孝與天同德固無先後之違繼古成能  
宜有始終之合臣謹當布昭寬大勸省事功使無  
凍餓之憂庶有消埃之助

代賀正表

行夏之時正得三元之會祝堯之壽願同萬國之  
心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勇智自天光文協帝仁而博施盡日月  
之照臨聖而不居究古今之治亂徒見成功之速  
莫知藏用之微臣祇領郡章親逢聖旦建四三王  
之禮更深闕字之嗟舉千萬歲之觴徒切封人之意

代賀安西川表

奉清廟之遺策還職方之故區恩賞並行人神共  
慶中賀竊以繼志述事孝之大原取亂侮亡古之  
常道既重譯之來享而小醜之弗賓金鼓一鳴山  
石四闕字斷匈奴之臂告成太平之功藏郵支之頭  
永為夷狄之戒伏惟

後山集卷十五  
五  
皇帝陛下勤於堯禹英類祖宗仁政而有勇功文  
德以立武事表四郊之道不無萬里之行舉外廷  
之觴更上億年之壽

代賀生皇子表

甲觀告寧天為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  
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為祥恭遇  
昌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為萬世之  
基凡在寰區舉興善頌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溫恭以天縱生知之資  
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

戎夷終見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  
思以百姓而為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齋之聖  
更形既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  
萬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代賀生皇子表

吉月令辰是生元嗣榮光休氣昭示聖期天地合  
符華夷交慶中賀臣聞王者之孝以繼體為先人  
子之心以順親為樂惟時盛旦顯有體符闕四將主  
七廟之器抱孫弄稚祈奉兩宮之歡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為心視民猶子三刑設而未用五

後山集卷十五  
兵儲而不陳鳥獸蟲魚咸得其所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故得萬物之歡心而獲百順之顯福國勢定  
而加重人心安而益舒四海同聲豈特封人之祝  
三靈效祉不待高禩之求建昭代之盛儀弗從故  
事第從臣之嘉頌莫效微材

代賀冊皇后表

龜筮協從古今同貫盛儀既舉休氣來臨臣中賀  
竊以三后興邦必有同心之助六朝成憲著聞積  
德之升惟關睢左右之求有思齊十百之報人有  
所仰邦其永昌恭惟

皇帝陛下既聖不居持成如始考圖數貢盡雨露  
之所濡緯地經天直陰陽之備位爰因誕聖遂建  
洪名德配二宗並有照臨之意功施四海居無怨  
曠之聲豈意暮年數逢盛事

代賀冊皇后表

功德兼茂禮命載崇慶自宮闈逮乎寰海臣其中  
賀竊惟母以子貴既三代之舊章位以次升乃六  
廟之盛德惟紫庭之虛位更寶曆之累年雖聖念  
退抑以未遑而天下屬望之有在嗣既自出天猶  
不違爰歷靈辰茂膺大典恭惟



後山集卷十五  
七  
皇帝陛下寅畏天地弘法祖宗以義勝私出入詩書之府由今望古度越周召之風爰興舉於盛儀用光華於聖旦室家胥慶日月增明萬物順成氣得陰陽之備三靈錫羨壽有岡陵之崇

代謝西川提點刑獄啓

祇奉誤恩至承重寄榮生意外媿見顏間方國家有為之時乃賢智自效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茲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天人之際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少則賤貧古之愚

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部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明過其情方虞謹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駑駘已老未忘阜樞之恩鷄鶩何知不識鼓鐘之樂

謝徐州教授啓

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授者誤膺公舉所譽至情伏讀訓詞以榮為懼惟士之於世如女之從人必待禮而後行將正身以

後山集卷十五  
及國唐虞在上無自獻之八元魯衛之間有歷聘  
之一老雖用捨之有在乃天命之適然苟非其人  
則爲亂俗若師道少則不敏老而無聞竊懷匹夫  
不奪之心庶幾君子難進之節是古之學勤而無  
功自好之文華而不實然賤而多藝乃孔子之不  
爲雖窮則益堅待文王而後作旣所長之無取敢  
有意于多求豈惟天幸之來辱在薦賢之數起於  
徒步名以師儒慄股汗顏不勝愧畏爝火不息幸  
依日月之光馬羣旣空遂及駑駘之輩再念帥道  
羈孤百出度越下生方寄食於游從期轉死於溝

壑母子不保更懷喜懼之心夫婦相望限以河山  
之阻惟茲五斗之祿足爲十口之生追還妻孥收  
合魂魄扶老攜幼稍比於人飽食煖衣少緩其死  
捧檄以喜知毛義之有親倒道而行顧主偃之已  
老此蓋某官仁而徧愛明以有容爲國求才與人  
同樂顧羣能之畢用憫一夫之向隅方施咳唾之  
餘已戴邱山之重德無以報徒懷犬馬之心命苟  
乘時願效鉛刀之用

謝再授徐州教授啓

中臺絕望邈加天漢之光孤宦易危慄若秋霜之

肅方去留之未定顧聲聞之不遑逮此踰時復伸  
故意昨緣如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  
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  
先顛為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麋亂  
世之雄疑于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  
豈意妄傳遂煩公議方衆言之成市雖百虎而可  
疑賴日月之並明而仁人之在上深知曲折公賜  
保全憐其母子之窮還以斗升之祿原恩有自攬  
涕無從願為執鞭喜有逢於晏子期之異日報不  
後於闕文

答諸先輩啓

伏審先輩與賢闕二待問明庭深推災異之原論著  
古今之效惟義所在可舉而行歷皇覽以興嗟褒  
嘉言而賜第魁梧奇偉究見忠臣之心深切著明  
更觀儒者之效惟此得人之盛莫居吾黨之先作  
者七人遂空冀北之野傳之千載復聞泗上之屨  
屨在游居與有光寵既竊闕三之自又當盛禮之臨  
感服無忘敷陳未既

代答馬狀元啓

狀元先業祇承明問顯効至忠拳拳有愛君之心

靈壘明當世之務遂更帝覽明被官思擅一代之  
風聲聳四方之觀聽諫而見信寧懷小祿之私言  
之非難更成大儒之效豈期厚貶先辱吉音向德  
之心非書可既

代賀門下蘇侍郎啓

顯膺明制登進東臺賢能所居位望加重成命四  
達衆言一同竊以帝者不難於待任而難於知人  
君子不患乎富貴而患乎所立上之爲賢而下不  
異明之所善而實與同故邪正不亂而用究其能  
終始如一而人不失望不有君臣之合孰明治亂

之分恭惟某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  
列行爲萬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  
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刺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  
逆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職其當然  
故身雖窮于江湖而望已在于廊廟遂膺大用顯  
有不功人欲未充此有闕文非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  
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某繫官汝穎阻賀庭門實  
與斯民不勝至願

賀兵部蘇尚書啓

入侍邇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

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鄧壽豈惟詞藝  
之工文宗之用贊皇亦為登進之漸昔存故事號  
為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多聞為軍旅之事以道  
德之老備師傅之官偃革修文尚須伯益之贊拜  
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挽洪鈞以綏四海周登  
魯衛深為政事之同晉用崔溫或為前後之繼公  
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事而候

代答南京留守巫待制啓

試守東州初無善狀奉使西道信有誤恩被聖訓  
之丁寧奉明詔之寬大惟此八州之衆洵更連歲

之凶視凋瘵以興嗟顧濶迂而無術莫寬愛願徒  
積兢慚留守待制學以明家行為世法隱然天下  
之望蔚為君子之儒比事屬詞名出漢廷之右愛  
民憂國政居良吏之前方此有行未遑致問不圖  
貶損遽辱褒嘉喜懼不勝筆舌難盡

賀亳州何侍郎啓

移節近藩歷辰授職封疆相錯民素熟於寬仁條  
教既頒吏究知於深厚風聲四出耳目一新恭惟  
知府郎中國之老成人之師表聰明好古博極天  
下之書簡易無華洞是胷中之美詩高而無上語

少而中微好士得古人之風和而有別為政無當時之譽去則見思恐坐席之未温即鋒車而賜名相候旬日復見富民之稱壽考百年益隆洪興之德某登門未久辱顧已深豈期三折之餘復失二天之庇臨書惆悵徒切傾瞻

代賀鄆州呂侍郎啓

祇奉皇俞併伸顯命復宗途之故步分將鉞之新威凡在庇庥舉深欣幸伏惟某官百年華胄一代偉人政事蔚乎無前文武惟其所用公忠亮直綽有先進之風愷悌清明簡在名臣之數既踐更於

中外益昭著於聲猷果當新政之先重委東方之寄恐坐席之未暖即追鋒而賜還輿望所同濡筆以俟薰風戒候視政攸勤望為廟朝更加調護

謝正字啓

帝者居尊舉要因任以責成關為官擇人作新以續故必須養之有素然後求人非難恭惟祖宗之遠猷創為館閣之清選由二府之共舉開數路以博收不為常員務在多得給太官之上膳假四部之異書加以其年孰不為用凡百年名世之士莫不由是以興而一代致平之功其原蓋出於此名

雖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尤難其人可稱此舉如某材非適用實不迨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詳隨在勝流之數每深惟于弱質久自絕于仕途本願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暮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睿聖之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顏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英材修明前政以水鑑之平而邪正洞照以湖海之量而細大畢收憐

其衰殘借以光寵老馬伏櫪不忘萬里之行弱羽衝風敢期百發之中感幸之至但切下情

謝胡運使啓

為吏經年以身待察既免譴逐復加薦論顧無一日之長猶有二天之覆當善而懼豈人所能竊惟甚愚莫宜于世一從底仕皆異所聞閉門自守則人以為高事上盡禮則衆目其異動而得謗語輒忤人顧一世之數奇辱衆人之譏笑自省如所人謂斯何此蓋伏遇運使大夫以高世之能當東方之寄乃倉廩空虛之後而水旱流亡之餘名和氣

以致祥收人材以報國謂拔十得五而可得其半  
故匿環舍垢而以求其長致此下愚乃有至聽施  
而無報見君子之用心得于不求全匹夫之素志  
謹當勉以不逮行其所知庶及後車之塵無累知  
人之目

賀人及第

試藝中程造庭賜服永作鄉閭之觀豈特交游之  
光某欽承不遺先辱貽問其為感幸莫盡意言

代祭曹令文

嗚呼我昔與子同僚共好無從不鞭有美必詔晝

而同遊夜則更造忘形脫俗肝膽相照來必解帶  
寒必著帽逐涼負火一飯百饜烏鳴於春秋魚可  
釣車馳卒奔兩使交道討論古今攻堅接要是是  
非非窮極至到有無却辱焦口燦貌落筆抵几又  
驚以笑間以五字有唱斯報駸駸逸足度謝超鮑  
我以喪歸子復來弔哀我病老且拊且膏有求弗  
厭無得不效以子之故煙不絕竈謂子之賢宜顯  
宜耄如何不良一病不療過我而北曾不我告舟  
人有云追不及旒一觴千里寄此號叫情耶文耶  
孰得而料



代春祭羣神祝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供祀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望也

代春祭羣神祝文

天灾時行雨雪為虐上憂勞東方爰下赦令施德宥罪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沒某年以散郎竊位於朝與有追榮之典自衛尉少卿中大

夫三告子弟其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既藏于家又焚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祿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為不至也故敢以告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於鄉而名昧於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盍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於石以播厥美使孫子如君則不已國人之思奠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穎故有學而置師  
弟子員講試如法蓋自公始穎之為州尚矣而良  
士大夫生而善其俗歿而祭於學者亦莫宜於公  
翼亮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  
食清廟而絃歌之豈特稱一邦而慰一鄉之思哉  
師道承命為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穎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間作吏失其職而為民憂徧于羣  
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

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  
野前守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為先梵  
寺以侈民之敬心月既晦矣吏其變之惟大士之  
此處有關服妙求施且不得寧復有報而禮有所謝不  
敢不供

後山集卷十五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墓銘 墓表 行狀 神道碑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  
諫議大夫大父說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  
兩妻姚氏太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  
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  
四人以行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大父惟幹  
諫議大夫大父說贈工部侍郎父仲容駕部郎中  
兩妻姚氏太常少卿坦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  
卒熙寧五年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  
四人以行藝為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不偶叔

季皆早死處士亦疾廢而宋氏微矣處士始學忘  
寒暑寢食博聞強記而疾既病屏事絕客讀老釋  
氏書窮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矣  
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既卒子章始生姚夫人年尚  
富以禮自誓志成其子元祐二年仕為鄧州司戶  
參軍而夫人卒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既仕矣  
能世其業繼其聲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葬不及  
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位謂天不  
臧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連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大理丞知  
康州黃庶之妻集賢校理佐著作庭堅之母也初  
特進賢其子不妄與人久之以歸康州佐大臣幕  
府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內懷以故官不達夫人安  
之以相焉康州卒子稚而貧矣夫人以喪還葬豫  
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  
未嘗不貧何用利其後校理佐於朝名人偉士傾  
下之然亦以是數至者校理謝不謹為夫人憂夫  
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夫人始封壽光校理

辭所拜官進封安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也四女有婦行長為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於是大臨為梁縣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羣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知其私為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之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盍監其子則知其母孰汝五子雍雍如一敬而不怠以有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長覆護其短內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為存孰不老壽以死為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

闕

之子別居

歆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羽為  
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  
諱瓘見微致大功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  
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別  
為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君乃第  
十子也諱紹字奉之任為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  
縣禁捕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  
饑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估  
而後聞傍近賴之通判絳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  
故沈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

焉後以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樂  
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衆  
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  
貴名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  
數守訟不法君行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  
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  
君亦不自告也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  
明年二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夫  
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  
衛大將軍忠告之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二女嫁

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  
曰葬銘臣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  
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母異也既具合宗而  
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否則沒吾父矣晁  
載之曰士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  
冀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余  
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  
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  
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特為之政不侮

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  
人之云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郎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為彭城  
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縣太君元祐二年  
四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  
子曰衍紹聖三年十月幾日葬於白鶴鄉立德里  
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大父而下幾喪鄉里  
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  
之君始以進士為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

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為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  
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界之遣使臨議  
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為動於是復  
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  
競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贈而後使刑君獨不  
可使武吏明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為  
自計耳於公何有又况非某之能也使雖不喜而  
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鬪而傷決遣而傷者死仇  
不自冤而君疑之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訴於  
監司怒有惡語君歎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為具

獄復得其實是夕罷歸兩騎及門墜乃死驗其鄰  
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冤而承人思之至今衍常  
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  
吾故官也其監團柏鎮軍興運夫過其郭突門劫  
庫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  
雖挾利器懷重寶何所乎眾諭稍去遂定君生十  
年而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  
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所在後爭分  
君又多予之有難之者君不荅名衍而指其書曰  
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為心亦不以告人問其



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實氏為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價不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于不欺邑人之傳我則著之

比邱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邱理公卒汝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葬於西郊始余為府屬聞其聲數過之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且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公老

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默然歸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請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都寶安院持律嚴密徧習相性圓教始出汝陰證悟敬焉使如瑞光又事圓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兩經闔戶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穎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蓋先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

理公諒嚴詰也既平以直且學且業以究其極下  
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其年兩林孤圖  
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及我師

仁壽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黃氏復後大謂夫人宜  
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規實生五子曰隨陶  
隱陞隩大夫以為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  
遠夫人招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人  
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仲為御史殿中貳國子  
或使守遂封仁壽縣太君夫人既成其子張其宗

以續其世孫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  
年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閏月甲  
子卒於行隨早卒陶為宣德郎先卒陞繼卒家世  
葬閩中於時司業擬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某月  
甲子藁葬于某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晁子補之使  
問銘於陳氏是夏晁子過徐致意師道對曰吾嘗  
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親矣其何以辭于是  
以書抵睦報命是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  
吾之所聞也銘曰  
昔之有云知子其父歸於大家顯有其助君舅君

姑既安且飫獨單無族弗懈弗訴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不成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為德不色而懼實實祇祇不銘而著何以銘之孝子之慮

法輪院主塔銘

宋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報乃去家為道居徐之法輪院慶曆五年試所誦詩為比邱明年具戒遂主院事元祐元年既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臘四十三元符二年一

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珍法惠法如法堅用天竺法葬於某徐故尚法而宗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方為盛而顛音鄂嚴敬貌師禪子所不至至

則無所於館公始除舍修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相游知於其葬銘以送銘曰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歸人而有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一之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為子奪

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有自爾公預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旣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卒卒之三十六日合於君之墓其葬速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三月師道旣與為禮遂略其詞曰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防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衰旺休咎子孫數十謂夫人與其女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郎

而鄭丞秘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母視諸子如生接微如上君為濮獄掾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取遂絕醫君強直數事忤上官夫人諫曰子以祿為養其以行直負君文償以祿夫人不以為難君卒而家敝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之賢不肖以喜憂曰爾父嘗謂保身如保器但虞傷缺爾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酉卒年六十六其斂與歸費出石氏其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衍也其學方興與其善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遠也

仲父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為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曆中君以仕為試祕書省校書郎謂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化特不宜爾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邵敏修今為臨淄主

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前崑山丞珣葬於彭城呂柵之大瑩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婚宦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季父通直郎陳君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皇祐元年大父為三司鹽鐵副使行視河還而卒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京職復詔有司毋以為例君由是為將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大理

兩丞太子中舍改通直郎監杭楚沂三州之酒稅  
元豐四年年四十矣卒於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  
生三女嫁段辯耿壽愷高友諒父有世材故其  
子皆長于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無傳聞然  
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威敏沈文通兩公爲  
先後守之最甚至杭問其所治六能稱說君事沈  
公獨能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石無子其兄崑山  
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於彭城呂柵  
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然葬之者

兄銘之者子孰嗇其存而厚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爲縣簿史樂  
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有名比邱論以罪福  
真切卒然悔悟委家絕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  
菩薩戒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嚴  
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信論法界觀  
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  
爲衆禮佛十有一焉其稱佛菩薩號每以百萬數  
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成以爲能曰吾非

自效爲作龍華之因耳日再至講所習天台賢首  
二教退則禮誦跪遠繙大藏經日不絕聲身不曠  
禮夜盡三更迨五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說  
教以終熙寧七年十月旣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  
世語遂與其子宗永別旣講還未至覺皆有至則  
跌坐誦觀音號掖以如寢及席而逝嘗曰吾死用  
浮屠法於是火焉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妻聞氏  
產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子事浮屠師  
旣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爲比丘號慧嚴太師初居  
士奇其子故捨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

志其後往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東都  
法雲以爲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爲殿藏閣寮前庖  
後寢凡費六千萬更七年而後成長者康寧一見  
施千萬爲二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像其  
所爲必極天下之工旣成而去於是慧嚴之名行  
方內相傳以爲神奇而不知其所餘也顧其中有  
大焉而未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  
銘余與慧嚴好於其別爲次其行使歸鑿諸石以  
表其阡以慰其鄉之思以啓後人其勿壞紹聖二  
年二月十七日江州彭澤縣令陳師道撰

宋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  
饑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粟面賜以官君於是為  
州助教其先累富父齊為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  
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  
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  
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  
凡質不問當否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一發  
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不為也及  
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可償與償而後者皆

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  
以熙寧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  
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  
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葬於大彭鄉之新城村  
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  
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葬宗  
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同吾且專之  
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游始葬欲余銘而不敢  
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  
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惜何以為也遂焚之念感



思曠之車之事乃書以敘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  
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  
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  
而又揭於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為不朽  
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  
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  
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  
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  
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先君事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諱承敏妣  
李氏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妣董氏仙游縣君  
考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  
縣太君慶曆元年以外舅穎公任為太廟齋郎歷  
徐州之師開封府之雍邱主簿以父憂去復為雍  
邱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以母憂去復為冀州觀  
察支使治平二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神  
宗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以國子  
博士通判絳州待次於雍邱熙寧九年四月戊申  
卒年六十故事選人用薦者五人為京官先君罷

雍邱舉者十有七人仁宗恠其多也於是頴公爲  
樞密使務伸寒士抑勢家乃報罷其後罷忠武幕  
府舉者亦十餘人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  
見而舉者免乃謝冀州支使吏部奏帖而舉者還  
故官英宗即位始正京官君子以爲有命先君罷  
汧陽人有薦君於宰相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旣  
至使相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曰  
固知君不辨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矣先君善事  
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旣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  
涕不食葬其三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

嫁娶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橐中裝直數百萬盡  
以與其弟仲弟悖悍語每侵君君不校也數至京  
師上書又訟於有司巧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  
其子君徙妻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  
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里收其孥  
以歸老君爲人仁而敬慎意廓如也曰行而畏人  
知者吾不爲也常笞吏肉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  
先君資廉儉以利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人  
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使視無木者  
罷之十去七八君爲汧陽承乏秦中于闐入在幕

府檄君閱其貢實還過縣見君視之曰官人在秦州謝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既罷汧陽鳳翔人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為州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君在汧陽人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邱最久思最深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之州以

治市人歌之先君為雍邱主簿上奏曰雍邱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薪以束束為錢二十文為粟三升始縣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居廢地伐薪以錢輸遂以為長久之計牧馬於其地馬人乃與民其後馬人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畿內之民困於厚斂損其租十之三而無名之賦自如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拂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邱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詔語尉曰

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間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云計必遮留教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擒矣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居者操其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數倍君盡入之自爲券以質如期而償公私便之娶龐氏穎莊敏公之女封安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前下邳主簿師道

穎州教授二女淑嫁左司貲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琪以元祐七年五月葬於彭城縣白鶴鄉呂柵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鄆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董兩省事昭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宦徐穎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魏公語穎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

與之好穎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士肅  
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儉勤直苟尊矣  
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富不下言色由是內外向  
之時日祭祀雖老不懈然方質不然恠神 虞氏  
女傳一世以爲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夫人不  
以爲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人至辱夫人之親  
夫人不校也其後仲父繫罪坐獄先君取其孥而  
夫人與之有恩又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  
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穎公娣弟趙氏婦及  
夫人居鄆之東阿年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

二十九日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商舟夜有火  
星如丹如橐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夫人之前  
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疾至終臥必西向病  
不知人誦彌陀不絕皇祐六年穎公奏封南安縣  
君嘉祐八年公薨加諸子進封安康郡君先大父  
諱泊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先君諱琪國子  
博士通判絳州三男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  
中司錄參軍師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從母  
之子左司貲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琪皆先卒先君  
之喪高郵秦觀爲銘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

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河浙之南關越之兩界以日月之不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于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石之右云

光祿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羗叛亂西邊荼苦天子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希幸潤澤於是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羗夷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患以幸天下明年

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爲萬世計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萬<sub>一作方</sub>冀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爲時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義而達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餘年人知其冤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以天下爲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爲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皆莫知也公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

撫州以蔭為太廟齋郎歷撫州宜興臨川尉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母犯禁公之皇考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人之所難為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刑而公以德能服人之心而不知其然所以善察能否徙司法參軍遷鎮東節度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常博士知泰州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學校以進善新官守以臨衆治梁道繕置驛以奉行旅歲一登然居者未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等願緩一載如臯賴公保其生業而近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

其志有女死家貧不能歸逆喪

此有關文

以危法中公請

御史出驗治仙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也公

祖延鐸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

此有關文

凡

女九人

此有關文

歷七年公年六十九道病卒於南京皇

祐元年葬龍池鄉清風里源頭公以子貴累贈光

祿卿夫人分封

夫人吳氏朱氏一封文城郡太君一封仁壽郡太君

京兆文城仁壽郡

太君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公之葬既以銘

載于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復立碑於墓道以

顯揚其芳烈明示來今是以命汝為之銘師道幸

以服役奉明命雖愚不敏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

後山集卷十六  
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效何大耶及讀其書又  
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志而又知其懷之有  
言言之有不盡則其雄深偉奇驚世而善俗者猶  
其餘也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為公恨  
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

後山集卷十六



